

# 郑观应的道教思想

王 煜

清末民初实业家、诗文家兼启蒙思想家郑观应（1842—1921）在《述志四十韵》说：“龟缘入梦烹，鸚为能言击。从此效金人，机密口宜闭。……愿积养生资，罗浮择片地。……结侣道同参，清净守真意。缘督以为经（煜按：语出《庄子·养生主》），炼形常服气。……逍遥物外情，王侯未足贵。倘逢葛仙翁，相随叩元始。”葛仙翁是抱朴子葛洪的族祖，隐居罗浮山的葛洪必定晓得汉初陆贾途经博罗时，为罗浮山命名。请阅李小松、陈泽弘编著《历代入粤名人》（广东人民出版社，1994，页18）及邓景滨《郑观应诗选》（澳门中华诗词学会，1995）。道家向往自然界和社会的元始素朴状态，崇拜“三清”之首“元始天尊”。在《感谢七律八章藉纪身世》中，郑氏（罗浮待鹤山人）质询“谁传弱水神仙篆，勘破尘寰名利关？”又宣称：“寄迹申江六十秋，寻真访道遍遨游；尝闻国命须修性，多积阴功免悔尤。”他自注引北宋张伯端《悟真篇》“若非累行积阴德，动有群魔作障缘”。郑氏与招商局同僚办公学，管理广州两粤广仁善堂，维持上海道德会、崇道会两处仙坛，所以该诗又云：“公学仙坛及广仁，维持善举与修真；筑基炼己求真我，得药还丹论色身。”然而他像全真教倡三教合一道：“频刻仙经思普渡，遍求佛法救沉沦；函（谷）关紫气东来满，浩浩登台大地春。……入手初功先止念，凝神端坐要含眸。谁能混化通天地？我盼灵光射斗牛。南派北宗嗤党见，那知三教一源头！”十年后《七十生日书怀》再谓“浮云世事如苍狗，为救灾黎且学仙”。他暗用杜甫《可叹》“天上浮云如白衣，斯须改变如苍（黑）狗。”事实上学仙不能拯救百姓，诗圣思想倾向儒家。郑氏痛惜李林甫少年幸遇吕洞宾而拒绝跟他学仙云：“有生总为形骸累，无念方知祖气回；深叹当年唐宰相，竟将富贵误蓬莱。”李林甫口蜜腹剑，仅配当“杞忧生”郑氏的反面教材。在正面他希望“物我同游缘混俗，见闻具（俱）混似逃虚”；反问“世间谁是调元手，九转丹成德不孤？”透示结交同志共同积德的必要性。“调元”令人联想清代乾隆年间广东学政李调元，他在高州养猿三载后放它归山。原来他的名字指调息、调气、调身、调药开诸养生法。郑观应比李调元倾向宗教道：“孔颜佛老成仁处，大海茫茫一叶舟。……无分种族兼中外，大道惟凭善士修。”（以上见《庚申己未两岁秋感》）须知“皇天惟德辅，大道本无亲。”（《阅西报论欧洲官兵在亚非三洲杀人掠地事》）悲忿时他慨叹“我欲退步学神仙，不愿长为世所抑。”（《闻大东沟战事感作》）学仙胜在摆脱世俗恶势力的欺压。在《大舞台曲》中他重申“古今世运有循环，调元高卧罗浮榻”。高卧隐指宋初经常长睡不醒的道人陈抟。但是陈希夷未尝构思理想国，郑氏却似康有为《大同书》标举理想：“我倡各教统一议，已蒙上帝准行矣；尚祈各教结一心，协力同心急奋起。大同世界泯战争，民康物阜万国宁；不分畛域无强弱，专崇道德重文明。……道高德重比冲虚，宏开道院福无艾。”（《伍秩庸先生辞总裁仍护法巩固共和赋此志喜》）尾句颂扬伍冲

虚真人，全诗堪称上承晚唐《无能子》而下启民国初年刘仁航《东方大同学案》，逼近伊朗巴海（Bahai）大同教。在《五十自述》中郑氏尚未着重道教，结语道出端倪：“学来参彻浮生理，得失荣枯一任天。”《答吴瀚涛大令论路矿》“开门揖大盗（外国人），何处是仙村？”表示仙村是理想境界。医药方面他诉诸道教云：“恨无丹母烧黄白（金银），普济哀鸿百万金。”（《筹赈辞奖述意》）修身方面《自警》诗道：“道高魔愈盛，逆来且顺受……日诵《南华经》（庄子），寓言震聩……逍遥以适性，超脱不蒙垢。但求药炼形，何必印缩肘！”他结合庄学和道教，写《世欲希道德而又不能忘情于酒色财气故作四箴以自警兼勉同志》强调“孰知铅汞足，囊涩（贫困）亦清高。”《训子》融会儒道两家“道德观”：“人生富贵似云烟，道德能留亿万年；休自殉名兼殉货，存心养性学先贤。”孔子将富贵比拟浮云，老子和张载深信死而不亡者寿，庄子反对身外物役人。此四哲不主张吃素，郑氏《赠伍秩庸 唐少村两星使》却倡“漫说长生惟茹素，要参佛偈读仙章（道教经典）”。仙章包含仙诗，郑观应《读张三丰真人门中苦次谒敬和》道：“升沉感慨饱炎凉，读罢仙诗泪两行。世路难行师遍历，人情苦况我都尝。忧民忧国心常赤，求药求仙鬓已苍。指引慈航祈早渡，功成政府救中央。”忧患意识凸显杞忧生为人文主义者，绝非庄周式超人文主义者。抗法名将彭玉麟于1883年升为兵部尚书，增强广东沿海水师及国防。郑氏《次彭宫保师海南军次秋兴二十四章原韵》对照释老两教云：“一枝不老分仙桂，四季长荣占佛桑。”他务实得注意饥民能否获得救济，诉诸儒门良知道：“筹赈救灾如救火，须求散赈有良知。”（《寿吕海寰先生八十》）箴砭泯灭天良的贪官侵吞赈品。儒将彭玉麟“不贪钱财不怕死，……西湖曾筑退省庵”（《挽彭刚直太保师》）暗褒彭氏重视自我省察。在儒家立场郑观应也曾抨击泰国古代独尊佛教，《暹罗》诗云：“独怜佞佛斋僧外，不究齐家治国篇。”事实上信佛的帝王亦可精研伦理政治呢！游天府之国时他作《巫峡》问：“十二巫峰云外立，高唐何处觅神仙？”又撰《将至渝城（重庆）有感》道：“但得神丹坚骨髓，愿挥慧剑扫尘氛。”究竟神丹比慧剑要紧，《书感》披露“会当归隐飞云顶（白云帝乡），密炼天元九转丹。”慧剑斩情丝，功效逊于灵剑：“我欲飞灵剑，斩尽鲸鲵俦（恶势力）。餐霞东道主，酌酒谈瀛洲（三仙山之一）。不须朝玉阙，愿与赤松游。”（《答福州含晶道侣》）玉阙 赤松分喻朝廷与山林。

晚清两位状元皆名同龢，江苏有翁同龢，贵州有夏同龢。夏氏为郑观应（陶斋 待鹤山人）《罗浮待鹤山人诗草》写序：“罗浮旧传为道侣仙俦巢穴之所，余数往来东粤，相羊（徜徉）其间，求一见世所谓神仙者，卒不可得……愤时嫉欲，郁郁不得志之士，上逮功成身退如张留侯（良）、李邲侯（泌）者，皆有所托而逃……黄老庄列之学，固世界宗教家一大支派也。人而无宗教思想，则必资性薄弱，无以达春安心立命之道，而所建树必无以异乎人……香山待鹤山人最富于宗教思想者也。壮年豪侠有奇气……著《易言》、《盛世危言》……论经世要务，政府多采而行之。……诗歌，亦复清静冲淡不懈而及于古。……山人神识之卓越，固崇任侠而明黄老者……神仙家支派有二：有持厌世主义而仅为自了汉者，有持救世主义而自度度人者。如前之说，其人虽仙无裨于世，是方技家而非宗教家也；如后之脱，大都由任侠而入于神仙者。纵不即仙，而抱此高尚纯洁之理想，或见之于行事，或著之于寓言；其足以感发当世之心思，而变化其气质者盖不少矣。待鹤山人殆其流亚欤！何其诗之多杂仙心也。”借取佛教大小乘概念，可说陶斋倡大乘道教 因为他的终极关怀不限于自身逍遥，而是中国的前途。（责任编辑：曦 和）